



特殊使命

雷 特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特 殊 使 命

雷 特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皎

装帧设计：李 欣

特 殊 使 命

Teshu Shiming

雷 特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7 8/16·插页 2

字数418,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900

统一书号：10360·34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惊险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江文川，是一家报馆的随军记者、特派记者。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利用各种各样的采访机会，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不断获得敌人内部机密，不仅真实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内幕真象和国统区的阴暗面，还给我军提供了反击敌人的重要情报。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抓了起来置之死地。我党和他的未婚妻花了很大的代价，把他营救出来，但只营救出来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一年以后，上海解放了，在我党为他举行追悼会的前夜，他却胜利归来了。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个“险”字。危机四伏，险象横生，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具有很大的可读性。

目 录

第 一 卷

一	随军记者	2
二	不堪回首	8
三	新的暗影	11
四	崎岖的路	19
五	号外：毛主席到重庆	24
六	编辑部的争论	35
七	良师益友	41
八	女才子	48
九	在晚会上	55
一〇	主子 and 奴才	64
一一	一场风波	70
一二	两个神秘的人物	74
一三	和解	81
一四	历史使命	89

第 二 卷

一	送别	100
二	第一条新闻专电	105
三	鸡尾酒会上的采访	113
四	戏剧性人物	126

五	新闻眼·····	131
六	苦难的人·····	137
七	喜相逢·····	144
八	思恋·····	148
九	舞会上的女记者·····	155
一〇	将军的心事·····	163
一一	一条新闻线索·····	174
一二	艰难的采访·····	184
一三	神秘的风满楼·····	189
一四	不出所料·····	191
一五	喜出望外·····	199
一六	伪善的史密斯·····	206
一七	故乡·····	214
一八	故居的变迁·····	217
一九	亲人的不幸·····	224
二〇	将军弃暗投明·····	228
二一	太阳照在松花江上·····	240
二二	去而复返·····	245

第 三 卷

一	冬季攻势·····	254
二	吊今战场·····	264
三	师友的关怀·····	272
四	意外事件·····	278
五	又一个意外事件·····	283
六	心潮不息·····	289
七	义不容辞·····	293

八	特殊新闻	299
九	和魔鬼周旋	309
一〇	继续和魔鬼周旋	315
一一	最后一计	320
一二	信得过的朋友	325
一三	可敬的女性	329
一四	一路平安	338
一五	记者的社会责任	341
一六	巧妙的报道	348
一七	机智的答辨	353
一八	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362

第 四 卷

一	喜相逢	374
二	同事们	383
三	马老板的暗盘交易	390
四	早晨的约会	396
五	家庭舞会	407
六	亲人的不幸	411
七	江文川的心事	418
八	如愿以偿	423
九	马老板的杰作	427
一〇	市侩和奴才	431
一一	心心相印	438
一二	编辑艺术	445
一三	敌人恼火了	452
一四	肮脏的勾结	459

一五	可耻的出卖	464
一六	江文川失踪	473
一七	朱永芳奔波	482
一八	吃人的社会	487
一九	兽性的人	491
二〇	血腥的交易	497
二一	救人	503
二二	半个活的	508
二三	转移	513
二四	长相思	527
二五	凤鸣朝阳	533
二六	胜利归来	545

第一卷

随军记者

江文川走出中国远征军招待所大门，在一条行人熙熙攘攘的石板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他高高的个子，俊气的面象，聪明的眼睛，穿一件草绿色的美式军用夹克，胳膊上佩着用金黄丝线绣着“随军记者”四个字的臂章，左前胸别着《大江日报》的徽章，右肩上挎着一个莱卡照相机：他的神态显得潇洒而又大方得体。尽管在昆明这个城市有许多穿着美式军装的中国军人和美国军人来来往往，而人们还是不由得要对这位随军记者投之以好奇的一瞥。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城市，今天的太阳又红又大又圆，万道霞光显得格外灿烂辉煌，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快感。随军记者一边走着，一边在寻思今天的新闻怎样采访。前几天，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要求停止战争的照会，同盟国方面毫不含糊地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可到此时刻为止，还没有听见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他挺纳闷：难道他们在我国东北真的还有一百万关东军，准备在我国领土上负隅顽抗吗？不，不，不可能。不能设想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本土都难以自保，还有力量在别国的领土上作战。那么，一个有远见的新闻记者就应该注意日本投降以后的国内局势了。

一辆美军吉普车迎面开来，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猛力一冲，把地上的泥水汤浆溅起老远。跟前的行人忙不迭地向一旁闪开，还有人摔倒在泥水里，而吉普车上的美国兵却哈哈大笑：“哈

哟，顶好！”然后又象猴子吃食似地嚼着口香糖开车扬长而去。江文川对于美国兵这种恶作剧非常反感，回过头去憎恶地瞪了一眼，骂了一句“混蛋！这哪象文明国家的军人？哪象在同盟国家作客？简直是象在他们占领下的殖民地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前不久，就在这条街上，有个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撞死了一个中国人，连瞅都不瞅就开车跑了。看起来，一个弱国和强国打交道，好象就得低他们一等似的。

走到繁华的南屏街口，江文川看见一张海报上写着：南屏电影院上映《大独裁者》，他决定去看场电影。他从缅甸前线回到后方还没有上过电影院和戏院呢。好在是轮流放映，多会儿入场都可以看完为止。

江文川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银幕上正在放映大独裁者希特勒站在讲台上手舞足蹈，象疯子似地狂叫狂跳，发表他要吞并欧洲、称霸世界的演说。江文川很欣赏卓别林的高超演技，他的每一个手势动作，每一个面部表情，都那样独特而又生动、深刻，把一个政治狂人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活灵活现。全场观众都开心地笑了，笑声压倒了银幕上的叫嚣。这使他想起蒋介石穿着大元帅礼服发表演说的镜头来了。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就拼命学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两人的外表也有类似之处就不奇怪了。

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西斯暴行的一场戏：几个戴着卐字袖标的匪徒闯进了一位教授的家，在一阵翻箱倒柜之后，把教授绑架走了。江文川又不禁联想到抗战以前中国知识界的遭遇。那时候的国民党宪兵就是这样凶神恶煞似的。

银幕上又出现了德国平民生活的悲惨镜头……。

江文川从银幕上的希特勒联想到实际生活里的希特勒。他曾经何等不可一世地横行了十二年，最后还是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东方的法西斯日本也是如此。看起来所有倒行逆施的人物

都无法逃脱历史的严厉惩罚。

电影突然中断了，电灯亮了，观众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时，有几个青年学生，手里拿着红纸做的小旗，大步流星地走到舞台前面。一个青年很有礼貌地向观众一鞠躬，然后用一种欢快而激昂的声调开始了他的讲话：

“先生们，女士们，请静一静，静一静。”他拍着巴掌大声喊着说。

全场渐渐安静下来，屏住气息等待他的下文。

“我们是西南联大学生会的代表。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给你们带来了特大喜讯……。”

江文川心里一闪：哦？莫不是日本人投降了！

“……这个特大喜讯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了，日本鬼子今天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青年的声音象洪钟一样响亮，那样悦耳，那样叩人心弦……

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掌声好象大风暴卷起汹涌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山岩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巨响，几乎要把房盖都震塌了。

“我们还代表整个学生界通知大家，在今天晚上举行火炬游行，庆祝胜利，欢迎各界参加。我的话完了，回头见。”

青年的话简单明了，没有一句华丽辞藻，却使人们欢欣鼓舞。因为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一种足够鼓舞人心的力量了。

随军记者江文川是见过许多大场面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的头脑都能保持平衡，都能非常冷静地观察会场的动静，抓住新闻的要领，捕捉住精采的会场花絮。而今天，在这个电影院里临时出现的热烈场面却使他受了感染，忘记了自己是新闻记者。但他终于醒过神来，急急忙忙地举起照相机，对着台上拍了

一张照片。虽然仅仅拍了一张，他还是非常满意，非常自豪，因为这是他在抗战胜利以后拍到的第一张新闻照片。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

电影又开映了，而观众却陆续走出电影院，准备参加或者观看今天晚上的火炬游行。

江文川随着人流走出电影院。现在他完全明白今天的新闻应该怎样采访了。

太阳向风景壮丽而雄伟的西山落下去了，市区里灯火齐明，大街上拥挤着神采飞扬的行人，彼此用不同的方言土语交谈着抗战八年的遭遇，交谈着未来的共同愿望……

江文川站在高处拍了几张照片。

过了一会儿，好象到了规定时间那样，螺峰山上的警报器忽然响起来了。过去八年，它也响过许多次，但那是向人们报警，人们听见它的声音就着急忙慌地跑出城外，跑到山岩下面，或者躲进防空洞；而今天，它却是在向人们报喜，在向人们祝贺胜利。人们听见它的声音都笑出声来了。整个城市的山和树、花和鸟都在欢笑。

同时，山上的探照灯的粗大光柱，一齐射向天空。它们过去是用来追踪射击目标的，而今天晚上却是在给欢快的人们助兴。

随着探照灯光柱的出现，隆隆地响起了高射炮的轰击，它们不是在射击什么目标，而是在庆祝胜利。

也差不多同时，一架夜航机起飞了，轰轰隆隆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机翼下面闪烁着绿色的亮光，好象天界的居民来到人间祝贺胜利。

市民们也同时点燃了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闹成了一片。八年抗战期间没有放过鞭炮，人们好象要找回失去的乐趣。

所有这一切，都好象有一个人在发号施令，使所有的声音都

闹中有序，很有节奏，使这个窒息了八年的城市恢复了活力，充满了生机。

江文川不肯放过天空和地上的任何一个场景。他忙得满头大汗，几乎把所有的场景都收进他的镜头里去了。

在灯火地照明下，在飞机的隆隆声中，在鞭炮的噼啪声中，在人们的欢笑和掌声中，大街上出现了游行队伍：在前面开道的是砰砰的大鼓，咚咚的小鼓，嘀嗒的小号。人们举着火把，昂首挺胸，热情奔放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游行队伍在欢唱，街道两旁的人也在一起欢唱。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象一条火龙，象滚滚奔腾的洪流。

最后是一支化装游行队伍：有身穿白色或粉红色短上衣、深蓝色或黑色长裤的傣族姑娘；有蓄着短发，身穿黑色短上衣、围着绣有红色花纹长裙的景颇妇女；还有身穿其他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有头上盘着辫子的，有包着碧蓝色头巾的，头巾上别着玫瑰色绣球的……。他们和她们一边跟着队伍前进，一边唱歌跳舞。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欢乐之中。

江文川先是站在高处拍照，但他生怕遗漏了精采镜头，又在马路上跑前跑后，手脚麻利地拍摄着热火朝天的、欢腾飞跃的场景。他好象在和他的同行争抢镜头，一张接一张，总也拍不完、拍不够，直到把随身携带的闪光粉用完为止。

但他并不满足。他冲进游行队伍，象鱼儿穿梭似地奔跑，拦住游行队伍的领队人，不由分说，逼着人家发表感想，谈谈希望……假如他左前胸没有别着《大江日报》徽章，假如他左胳膊上没有佩着随军记者的臂章，那么，他的这种举止动作就会使人误以为他是疯子呢！

他跑得气喘吁吁，忙得头上冒着热气，身上冒着热汗。对于新闻记者江文川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次采访。

游行高潮过去了，他又迫不及待地跑到电报局给他所在的报馆——重庆《大江日报》发回去抗战胜利以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D、Press”，他在电报纸上注明加急符号，接着写道：“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南边陲重镇昆明的市民闻讯欣喜若狂，十几万人连夜举行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欢庆胜利。记者访问了游行队伍中的人，询以胜利后之感想与愿望。据称：吾人所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旨在打倒日本侵略者从而获得民族解放，建设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现在日本既被打倒，吾人所望者，无非实现国内和平团结，以遂初愿而已……”

这条新闻电报很短，但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真实而热情地表达了人们的心愿。

回到招待所，夜已经很深了，但他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情不自禁地回忆往事：从离开老家算起，他走南闯北，流浪了十二年。经过十二年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现在闭上眼睛都觉得好象做了一场恶梦，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了。

.....

二

不堪回首

日本鬼子侵略东北那年——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当时的江文川才十二岁，能够记事，却不知愁。过了二年，学校来了日本校长，接着又来了日本教员。打这开始，日本鬼子强迫他们这样那样，他开始感到不自由，开始尝到当亡国奴的滋味，开始感到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他听见哥哥和同学们这样议论：“走吧，到关里去。这种亡国奴的日子再也不能忍受了。”后来，哥哥带着他告别了父母和妹妹，远走高飞。临别的头天晚上，一家人关上门痛哭了一场。父亲和母亲都千叮万嘱咐：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别忘了给家里写封平安信。小妹妹知道两个哥哥都要走了，走得老远老远的，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再也没有人讲故事给她听、领她到江边去玩了。她哭得伤心极了，叫人回想起来都心酸。

哥俩到了北平，哥哥当了小学教员，他上中学。想不到在他高中毕业那年，日本鬼子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哥俩又相随几个东北青年由北平流浪到上海；还没缓过气来，又流浪到武汉。他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是在从上海到武汉的轮船上过的大年夜。

想到这段经历，他到现在还感到心情沉痛：他们坐在一艘轮船上，船上的人互不相识，却互相敬酒，用不同的方言表达相同的愿望：“明年回上海过年。”“后年回北平过年。”“大后天回东北过年”……有个同伴全家人都死在日本鬼子的一次大轰炸中，他

觉得即使抗战胜利了，自己活着也象一只孤单的小鸟，无依无靠。他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一口气喝完了半瓶白酒，大声叫喊：“再见吧，伙伴们！”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一纵身跳了江。他那悲哀、绝望的喊声在江面上荡漾，在人们耳边久久没有消失。大家手里捏着酒杯，眼里满含泪水，低下头来为死者默哀，也是在自己默哀！

他们在武汉还没有站稳脚跟，日本鬼子又追上来了。他们又流亡到湖南省会长沙。想到这里，他一阵心酸，真想大哭一场……

那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哥俩和伙伴们住在长沙一所中学校里。白天，他们各自出去碰运气，寻找临时混碗粥喝的地方；晚上回到学校，互相谈谈今天的见闻和明天的希望。

有天晚上，当他们正在做着各人的好梦时，一阵爆炸声和一片呼天喊地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瞧，可不得了啦！教室里被火光照得透亮，一阵呛鼻子的烟味熏得他们直打喷嚏、流眼泪。他们火急地跳出窗户，冲到操场上，看见周围烟火腾腾，自己陷在一片火海的孤岛上。

他们冲到马路上，马路两边的房檐吐着火舌，火舌上浓烟滚滚，马路中央变成了一条火巷，人们象塌了窝的老鼠，两头乱窜。有的扑打着身上的火苗，有的躺在地上打滚，有的滚着滚着就动弹不了啦。他们只觉得前胸憋闷得慌，胸腔里短了一口气，呼吸困难，眼睛冒花，两腿发软，差点就要倒下了。处在这个生与死的紧要关头，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他们鼓起百倍的勇气和力量，向湘江边上猛烈冲刺，忘记了过去的苦与乐，忘记了未来的忧与愁，一切愿望都集中在一点上——逃命！

伙伴们先是一块儿跑着，有的还拉着手，后来就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了。江文川一口气冲到湘江边上，这才发现哥哥没有